

新时代背景下应对文化帝国主义新趋向的策略探析

邵冠郡¹ 刘璇²

1.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9

2.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 随着时代发展, 文化帝国主义呈现出载体从实体转向数字、方式从灌输转为渗透、内容从对立走向虚无的新趋向, 这些变化以更隐蔽的路径冲击着其他国家的文化认同与文化主权, 也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挑战。因此, 在新时代背景下, 应进一步实现技术自主发展以打破数字载体垄断, 坚持社会效益并优先讲好本土文化故事, 夯实文化自信根基以加强文化输出, 强化文化领域治理以巩固文化安全阵地, 以维护我国文化主权,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关键词: 文化帝国主义; 新趋向; 历史虚无主义; 新时代

Analysis of Strategies to Counter the New Trends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the New Era

Shao Guanjun¹, Liu Xuan²

1.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Jiangs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China Jiangsu Nanjing 210009

2.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China Jiangsu Nanjing 210009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cultural imperialism has shown new trends, including a shift from physical to digital carriers, from indoctrination to infiltration in methods, and from opposition to nihilism in content. These changes impa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vereignty of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more covert channels and pose challenges to China's cultural security. 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achieve independ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digital carriers, adhere to social benefits and prioritize telling local cultural stories,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o enhance cultural output,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governance to consolidate the cultural security front, in order to safeguard China's cultural sovereignty and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Keywords: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trends; Historical nihilism; New era

0 引言

文化帝国主义 (Cultural Imperialism) 是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 (Herbert Schiller) 于 1969 年在其《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首次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本系统、仪式系统、意象系统等方式方法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西方价值观, 以便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持续进行对外扩张和维护自身统治的新型手段, 它通过与一定的载体合谋, 并借助日常化的文化实践进行运作, 具备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赋予功能。^[1] 文化帝国主义一概念始于上世纪 60 到 70 年代, 但其萌芽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初便已存在。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 西方国家不仅对其殖民地进行经济殖民, 同时也对其殖民地实施着直接的“纵向”文化殖民, 迫使殖民地接受宗主国的文化观念, 以便其长期管理。二战后,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借助跨国公司输出其文化产品和服务, 在无形之中实现了“横向”文化扩张, 构建了西方文

化霸权。有学者指出, 冷战结束后, “文化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一种陈旧的论调, 甚至失去了解释传播与社会问题的效力。^[1] 然而实际上, 文化帝国主义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消失。时至今日, 在西方思想文化领域, 助推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运行的话语理论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不断更迭。^[1] 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不同文明交融交锋, 我国文化领域在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 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文化关乎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根基、价值认同与发展存续。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数字技术重塑文化传播格局的背景下, 本文将审视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与新趋向, 并由此思考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应对策略。

1 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文化帝国主义诞生的时代背景虽然是上世纪 60-70 年代, 但是其源头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密不可分, 二者也同样具有较为相似的特征。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

列宁曾对帝国主义做出过准确判断,因此有观点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实际上起源于列宁帝国主义论。^[1]

1.1 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

当垄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时,资本主义便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1]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并最终伴随帝国主义阶段的出现而走向文化帝国主义。从唯物史观来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且始终服务于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市场的缺乏,因此需要不断占据殖民地,并将其作为商品倾销地。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垄断组织在生产商品的时候,需要迎合本国或者说资本主义政府和民众的需求与偏好,因此其生产的商品必然带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特色。当其他国家或地区主动或被迫接受这些商品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也随之而来。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及垄断组织也会针对其商品倾销地实施文化侵略,以便本国商品能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畅通无阻”。综合来看,文化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扩张的文化表现,其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全球积累打通文化与意识形态屏障。

1.2 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征

从唯物辩证法视角出发,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所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既是分析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同时也是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垄断的科学依据。^[1]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在文化层面的投影,其特征天然与帝国主义特征重合,具有扩张性、寄生性、腐朽性。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1]帝国主义的扩张性在其对商品倾销市场的渴望中暴露无遗。从唯物史观来看,这种扩张性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集中体现,即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制度规范等上层建筑要素,维护和拓展其在生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性,正是西方垄断资本的系统性支配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寄生性是剥削关系的制度化体现,即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无偿占有被统治阶级的剩余劳动。文化帝国主义的寄生性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寄生行为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其核心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依赖对其他国家文化资源的掠夺占有、文化市场的垄断剥削与文化生产力的压制控制,同时自身因依赖外部寄生而陷入文化创新的腐朽。当帝国主义

国家在文化领域陷入腐朽,文化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便同步产生。生产技术停滞趋势只是帝国主义腐朽性在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不是唯一表现,帝国主义腐朽性还表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1]帝国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腐朽不可避免的传导到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之上,并形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腐朽性特征。这种腐朽性既是帝国主义国家文化生产关系与文化生产力矛盾激化的结果,同时也使帝国主义国家丧失了推动文明进步的功能。

2 文化帝国主义的新趋向

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更是其中能够给人带来深远影响的价值观、思想。作为一种“软权力”,文化天生具有潜移默化的特质。随着时代发展,文化帝国主义的载体、方式和内容也产生了新的变化。

2.1 从实体趋向数字

文化帝国主义最初是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来实现全球文化支配。1991年,赖因霍尔德·瓦根雷特纳在其著作《可口可乐化与冷战》中以“可口可乐化”来形容美国借助文化产品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并以此向其他国家民众传播其思想观念。^[1]虽然“可口可乐化”这一名词的最早出处已无考证,但也反映出文化帝国主义最初的载体主要以商品、影视录像带、书报等承载文化价值的实体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的文化生产手段和文化生产工具已经无法满足文化生产关系发展的需求,新的文化载体和文化产品形态也在不断诞生和涌现。伴随着世界各国之间日益频繁的商业往来,以及各国工业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各国民众对西方传统的实体文化产品大多实现了“祛魅”。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文化帝国主义也找到了新的数字载体。比如有学者指出,西方政府与大型数字巨头公司联手将反映文化帝国主义的数字化产品、服务推向世界,运用强大的传播能力实现全球范围的文化渗透,从而完成文化殖民。^[2]

2.2 从灌输转向渗透

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方式正经历着从“灌输”到“渗透”的转变,本质上是西方根据时代特征对其文化霸权策略的适应性调整。西方国家过去进行文化输出时常以单向“灌输”为主。例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期实行“同化”政策,试图为其殖民寻找合理性,但这种“同化”本身就蕴含了对其他文明和社会的拒斥与蔑视。^[3]20世纪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后,各殖民地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强制性文化政策大多产生了极强的抵触情绪,这也倒逼西方国家开始寻求新的文化扩张策略。随着技术发展与全球化深入,更

加隐蔽化、互动化的渗透策略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实现文化霸权的主要方式。西方国家由于长期把握着较高的文化话语权,能够轻易制造许多看似无害的文化议题、文化潮流,并利用其他国家民众的盲从心理,诱导民众讨论和效仿这些议题与潮流。像迪士尼的动画电影《花木兰》,就用巧妙的方式将故事中“替父从军”这一反映孝道的传统文化逻辑转化为不顾一切突破家庭束缚的西方个人主义逻辑。西方国家借助这类逻辑上的转换,再叠加一些争议话题的输出,能够轻易将中西之间不同观念的合理讨论异化为中西方观念的优劣讨论,在构建文化认同的表象下实现文化渗透。

2.3 从对立走向虚无

文化帝国主义在内容层面的更新,本质上是其渗透策略的深层进化,即不再通过直接宣扬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显性对立,而是通过拆解他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内涵意义,宣传“历史虚无主义”,使他国民众失去内在凝聚力。这种转变的核心逻辑在于主动收敛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攻击性,以期降低他国民众的防御心理,进而利用“解构”手段消解他国历史文化根基,最终实现对他国文化的隐性支配。20 世纪的文化帝国主义内容带有鲜明的敌我立场,像美国在与前苏联对抗过程中打出的“民主自由”大旗,力图从政治、文化领域消解苏共的权威,瓦解其执政根基。此外,像 19 世纪到 20 世纪在西方流行的“文明等级论”“西方中心论”等概念,也是西方国家实行直接文化对抗的一大佐证。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各国人民普遍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西方国家过去大张旗鼓所搞的文化对抗越来越没有国际市场。针对这一情况,西方国家主动转换策略,更新其文化帝国主义内容,开始频繁使用“历史虚无主义”手段。历史虚无主义往往披着迷惑性与欺骗性的外衣,怀揣明确政治目的,企图消解我们的文化自信,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历史虚无主义并非直接否认他国历史的客观存在,而是通过扭曲历史事实、割裂历史脉络、消解历史意蕴,将被渗透国家重要历史叙事中的独特精神,降格为能够随意阐释的一般事物。通过此类手段,西方国家得以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实行其文化帝国主义,巩固西方文化霸权。

3 新时代背景下应对文化帝国主义新趋向的策略分析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深度耦合的今天,使文化帝国主义呈现出载体数字化、方式渗透化、内容虚无化的新趋向。

这些变化突破了传统文化传播的边界,以更隐蔽的路径冲击着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主权。面对新形势,从新时代背景出发以探寻相关应对之策成为了当务之急。

3.1 实现技术自主发展,打破数字载体垄断

我国近年来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元宇宙、5G 等新兴领域的自主技术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技术垄断,有效遏制了文化帝国主义借助数字载体进行扩张的趋势。帝国主义控制了数据、信息流,掌握了关键核心技术,就等于控制了数字空间,进而依托数字技术把文化帝国主义强加给技术落后的国家。随着我国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不断进步,西方国家内部的“虚拟特权阶层”也开始不断强调“技术自由”,试图借科学技术的普遍性来迷惑并阻碍其他国家的科技自主创新。例如今年问世的 DeepSeek,便是我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重要突破,显著提升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影响力。然而,西方国家却没有在这方面做到他们所提倡的“技术自由”,反而在国内对 DeepSeek 进行了限制使用。要想打破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在数字载体上的垄断,归根结底要大力推进新兴技术的自主发展,在牢牢把握技术话语主导权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文化影响力。

3.2 坚持社会效益为主,讲好本土文化故事

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新趋向,需要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坚守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增强讲好本土故事的自觉与能力,巩固本土文化叙事的主体身份。当下许多文艺创作主体常常过度看重经济效益,而对社会效益有所轻视。实际上,文艺创作的意义本就包括传承文明基因、凝聚社会共识,实现价值传递与记忆延续,创作者在兼顾市场需求的同时,更需守住社会效益的底线。此外,部分文化机构为获取国际资本支持,选择刻意弱化本土故事的精神内核以适配西方叙事框架,从而导致文化表达混乱。这就需要以社会效益为标尺进一步校准创作方向,着力强化文化创作主体的社会担当,推动创作者深植本土生活实践,让故事的感染力与穿透力得到切实强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只有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把握住文化解释权,才能让本土文化故事摆脱被西方国家肆意解读的困境,才能承载起文化传承使命。鲜活的本土生活实践是讲好本土故事的源头活水,只有深入提炼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与情感力量,才能深化民众对本土文化的亲近感与认同感,最终筑牢本土文化的叙事防线。

3.3 夯实文化自信根基,加强对外文化输出

夯实文化自信根基并加强对外文化输出的核心是要确立我们在文化上的自觉与自主。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力渗透,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不受他国的支配。应对文化帝国主义新趋向中历史虚无主义带来的历史解构、价值歪曲、认同撕裂与文化主体性消解的困境,民众要主动深化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增强辨别历史叙事真伪的能力。本土文化传承与外来文化影响是文化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两个方面,需要辩证把握两者边界,这也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只有全面认识我们本土文化的内涵意义,才能做到牢牢掌握文化阐释权,增强文化自信。从技术上看,我国对外文化传播内容尚且局限于传统技术,与西方国家广泛应用高新技术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不仅造成外界对我国文化的认识产生偏差,也对我国文化自信产生影响。自 2018 年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以来,我国文旅融合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轨迹。在“十四五”期间,文旅融合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果,有效盘活了国内文旅经济,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过程中深入感受到我国文化的强大魅力,有效增强了文化自信。借助文旅融合的浪潮,文化传播得到了政治经济上的强力支撑。在对内塑造强大本土文化产业的基础上,我国对外文化输出也将获得依托。通过逐步形成优秀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交流项目和活动,中国文化的新魅力将会得到进一步营造,文化自信也将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增强。

3.4 强化文化领域治理,巩固文化安全阵地

文化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文化领域治理以巩固文化安全阵地,核心在于通过制度、技术等层面的多维协同治理,将文化主权从观念上转化为真正的治理实践。这种协同治理不是文化封闭行为,也不是固定的“防御工事”,而是在认清文化帝国主义新趋向的基础上,通过文化领域的自主规则建构来抵御文化渗透,通过阻断数字操控、整合文化价值、多元主体协同来平衡好我国文化安全方面的内外张力。在文化场成为博弈场的今天,要从内部与外部审视威胁因素的影响。^[1]对于内部,我们要继续加强党在文化发展与管理领域的领导权,针对复杂环境不断改革和优化文化治理效能。同时,有关部门也需要以本土网络平台为核心载体,建立好覆盖官方媒体、自媒体、普通网民的审核矩阵,防范文化帝国主义借助算法推荐、流量倾斜等手段边缘主流声音的行为。对于外部,我们要积极宣传本土文化领域的优秀实践案例,反驳西方话语的片面性。同时,通过培育非西方视角的学术话语,打破西方学术话语对知识生产的垄断,扩大我国本土文化

的话语覆盖范围。

综上所述,文化帝国主义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文化扩张的手段,其对他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是巨大的。从本质上来看,文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扩张的文化表现,其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全球积累打通文化与意识形态屏障,并显现出扩张性、寄生性、腐朽性等特征。在实践层面上,随着时代发展,文化帝国主义呈现出新趋向:载体从实体转向数字,借助数字技术与平台实现全球文化渗透;方式从灌输转为渗透,通过隐蔽化、互动化策略诱导他国民众认同西方价值观,其内容也从对立走向虚无,以历史虚无主义解构他国历史文化根基,削弱其内在凝聚力。这些新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文化领域的博弈,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挑战。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系统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新趋向,通过实现技术自主发展以打破数字载体垄断,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并讲好本土文化故事,夯实文化自信根基以增强文化主体性,加强文化领域治理以巩固文化安全阵地,从而维护我国文化主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参考文献:

- [1] 向玉珍. 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运作逻辑解构[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02):47-56.
- [2] 时毅. 再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溯源、话语消逝与新“地球村”的想象[J]. 视听, 2021,(04):143-145.
- [3] 向玉珍. 从西方主流话语的演变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陷阱[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52(01):36-47.
- [4] 向玉珍. 国内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综述与展望[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2,34(01):58-65.
- [5] 朱康有. 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和当代意义[J]. 泰山学刊, 2025,(02):106-118.
- [6] 刘怀玉.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意义[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4-22(A8).
- [7]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 343-344页.
- [8]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论争》, 孙继红, 108-109.
- [9] Reinhold Wagnleitner. 2007. Coca-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i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10] 孙强. 数字文化帝国主义探赜[J]. 前沿, 2025,(03):

87-96.

[11] 刘梦佳. 共和派的“同化”政策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J]. 世界历史, 2023,(01):40-57+160-161.

[12] 尤国珍.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动向与防范[J]. 前线, 2025,(06):44-45.

[13] 牟雪莲. 新时代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J]. 社科纵横, 2020,35(06):1-5.

[14] 余杰新, 陆地. 国家安全学视角下文化安全定义的检视与重述[J/OL]. 岭南学刊, 1-17[2025-08-03].